

大院子弟

王永兴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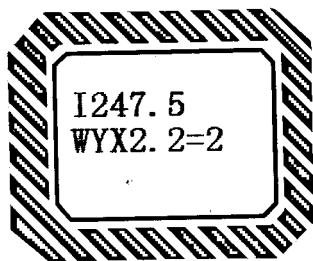
长篇纪实小说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院子弟

王永兴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院子弟/王永兴著. - 2 版.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6
ISBN 7-5387-1114-7

I. 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784 号

大院子弟

作 者:王永兴 著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邓淑杰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7)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28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114-7/I·1072

定 价:26.80 元

第 一 章

风洮铁路紧贴着老北站向西部科尔沁草原伸延，高高的路基托起两条钢轨供火车轮子没昼没夜地碾压了整整 45 个年头，老北站在颤抖中打发了如水的时光。风洮路基的木枕换了钢筋水泥枕，冒白烟的蒸汽机车又被轻易不冒烟的内燃机车替代，不久又要换上头戴辫子的电力机车，老北站仍是容颜未改。援朝大院合影照片上的小丫小小们都成了大老爷们儿和大老娘们儿。他（她）们偶而还能唱出郭沫若老先生填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但也是过于久远的回忆了。他（她）们像是负重的骆驼，喘着浊重的粗气，驮着他（她）们的下一辈子人的温馨或是滚烫的梦，一步一步地向并不遥远的生命的边缘地带跋涉着，跋涉着……

照片上的小丫蛋之一修敏当上了奶奶，张罗着给宝贝孙孙过百天。呆会儿，援朝大院里的“老三届”们便要一个个接踵而至了。

修敏家紧靠大院的门洞，里外两间铺着红油漆地板的房子是她从爷爷手中接过来的。10 年前，修老爷子没等她和屯二哥丈夫田贵的户口落进风城，便撒手归天了。援朝大院属铁路公房，修敏和背着皮兜镢刨斧锯走街串巷卖手艺的田贵并无继承权，只因她是烈士的遗孤，加之老北站已正式列入动迁改造的规划，房产段的人才没有登门找她的麻烦。

一大早，修敏摆出了当奶奶的派头，把田贵支使得跑了好几趟农贸市场，又支使她老实得像个大姑娘似的儿子田地儿返回到他远在西郊的啤酒厂买了两箱刚从流水线上搬下来的“金士百”鲜啤酒。儿媳妇眼里有活儿，接过公公买来的东西，就在厨房忙乎起来。她呢，四盘八稳地坐在木板床上哄着宝贝孙子乐，嘴里唱着大院里的老知青们小时候都听腻的童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想土啥？说话睡觉搂脖子儿……”

第一个赶来贺喜的是洪瑛，她是风城直达北京的一趟特快列车的列车长。今天逢休班，下火车连家还没回呢，就风风火火地跑来了！她身高一米七〇，标准的运动员体形，一顶黄沿大盖帽扣在短发上，穿一身藏青色的制服，于威武中透出中年女人的成熟美，再加上出乘时练队形的职业习惯，一双穿皮鞋的大脚把大院里的青石板路踩得杳杳山响。洪瑛进修敏家的小院套，见田贵和儿媳正蹲在地上慢条斯理地摘韭菜。洪瑛挽挽袖子上去一把给夺了过来。“瞅你那笨手拉脚的样儿，别在这儿碍事啦，出去看着点狗吧！”田贵抬头一看是她，嗫嚅着说：“尽掏瞎，城里又不兴养狗……”里屋的修敏听着可就不乐意了。“哎哎！嘴上留点情好不好？欺负老实人是有罪的。”听了修敏的话，洪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修敏放下孩子，把洪瑛扯进了里屋，抡起拳头打了她一下，随后也笑得弯下了腰。

儿媳妇不知婆婆和洪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扒着门框跟着讪笑。这葫芦里的药天知地知，修敏夫妇和洪瑛最知根底儿。

头顶上的太阳毒辣辣的，把兴隆沟的 20 个知青烤得吁吁带喘头昏眼花，真盼着能刮来一股凉风带来几块云彩落一阵小雨，可那天空瓦蓝瓦蓝，连块棉花团大的云彩也看不见。眼下是夏锄大会战，这块谷子地是非要在头晌儿铲完不可的。集体户已经在生产队部的山墙上贴出一张大红的决心书，要在下乡后的第一次夏锄大会战中经风雨见世面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咸滋滋的汗水流进眼里又流进嘴里再流遍全身，五尺长的柳木锄杠在手心里拧劲打滑越来越不听使唤，男女知青们还是挣着命地搂着垄台上垄沟里的荒草，走几步还须大弯腰去拔掉红茎杆的谷莠子，紧紧跟定打头的姜三儿。“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得到。”许是烂熟于心的最高指示发生了神奇的作用，月经来潮的洪瑛咬紧牙关铲完了三根长垄。觉得腹内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下身也湿漉漉的了。她拖起锄杠，来到了姜三儿身边。“打头的，我想请假！”姜三儿眯着一双溜圆溜圆的绿豆眼睛看着她。“请假？你咋的啦？”“我来病了。”“说说，你来了啥病？”姜三儿歪着脖子刨根

问底儿。洪瑛的脸窘得通红，狠狠地瞪着姜三儿大声答道：“是女人的病，回家问问你老娘就知道了。”说完，扭过身子将锄头搭在肩上，头也不回地朝屯子方向走去，她身后传来了姜三儿像猫叫秧子似的怪笑。

集体户的四间房子座北朝南盖在偏离屯子的一块坡地上，站在那里，可以俯视兴隆沟的全貌，一搂粗的棵柁和红松檩子把四间房支撑得很是壮观，与坡下的那些趴趴房马架子草苫房相比可说是鹤立鸡群。

洪瑛拖着一双疲惫不堪的双腿离集体户越来越近了，她远远望见烟囱里的缕缕炊烟，一种想在热炕上躺上一会儿的欲念使这双腿也变得轻松了些。躺上一小会儿，只要一小会儿，再让值饭班的修敏烧上一锅开水来……

刷过绿漆的门大敞四开，洪瑛一头扎进去，进屋就是锅台，眼前这副败象把她吓了一跳：三条大狗撅着屁股正蹲在锅台上，头伸进被掀开的饭锅里大吃大嚼，黄澄澄的一锅小米饭被搅得一塌糊涂，20个出大力流大汗知青的晌饭呐。修敏哪！你可惹下大祸啦！洪瑛只觉得一腔血直向脑际冲腾，她恨恨地推开了东屋女宿舍的房门。啊呀！她捂着脸退出来。在这一瞬间，她看见修敏被二木匠田贵紧紧搂着，两个人脸对脸地正在咿咿有声地亲嘴呢！田贵躺的位置正是她睡觉的地方。洪瑛退出来后，只觉得心窝处一阵阵怦怦蹦跳，她气急败坏地抓起一根烧火棍，死命地朝那几条狗打去，嘴里大骂道：“滚出去！不要脸的癞皮狗。”几条狗惨叫着逃出门外后，洪瑛还觉得不解恨，一直追出门外，抓起地上的几块土坷垃砸向那几条倒霉的狗。

怒气未息的洪瑛返回屋子后，她真想揪住修敏的布衫领子狠狠地揍她几个嘴巴。丢人！简直是太丢人了。这要是传出去，东山崴子集体户的声誉就会在全公社顶风臭十里，要是传到援朝大院修老头的耳朵里，保不准他连寻死上吊的心都有。修敏疯了么？

修敏已坐了起来，抓起一把木梳，慢条斯理地梳拢着蓬乱的头发，神态平静而又安详，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田贵这小子啥时候溜走的，洪瑛一点也没有察觉，面对着洪瑛的横眉冷对，修敏一点儿也不惊慌，一张娃娃脸上那双凤眼只管和洪瑛对视着。梳完两只羊角辫，她轻轻地吁了

口气，随后才把两只脚搭到炕下穿鞋。

“你会看上他？”洪瑛一把抓住了修敏的手大声质问。

修敏的一双凤眼冲着洪瑛忽闪了几下，肯定地点了点头。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看上他？”洪瑛恨恨地捏紧了修敏的手。

“过些日子我会告诉你的。”修敏挣脱了洪瑛的手，若无其事地趿拉着鞋，到锅台上去收拾乱摊子去了……

我这一家三口是踩着钟点儿走进援朝大院的，行前和妻子围绕给修敏的孙子带点什么礼物一事颇费了一番口舌。我从书架里挑选了一本名为《龙雏》的中篇小说用红纸包上，我觉得单看这书的名字就够吉祥的了，何况又是我已经出版的几本小书中感觉颇为良好的一本。妻子不解地问：“给修敏的孙子过百天，你带上一本书算咋回事呢？”我说：“这是我表达祝贺的方式，让修敏把我的《龙雏》缝在小枕头里，还兴许睡出个小作家哩。”妻子说：“你可拉倒吧！别把你那一身晦气带给人家孩子。”我说：“王晓翠你可别忘了，要不是我在月科时枕着修老爷子送的一本古书睡觉，你能当上记者夫人么？”妻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便不再理睬我，她打开了组合柜上面的格子，抓了张老头票揣进了手提包里。

“哎！大记者，俺孙子还没上户口呢！你给起个好名字吧！”修敏愉快地接过我的《龙雏》后说道。“别急嘛！等国梁、李青、宋喜他们都到了，我们几个得好好核计核计。要知道，这孩子是我们援朝大院的第五代人呢！”我轻轻托起孩子，这孩子怎么看也是像修家的人。一双眼睛和眉毛像是从他奶奶的脸上描下来的。

“啸虎说的有道理，起名字这事可有学问，起好了，这一辈子都会顺顺当当，可别像咱们这茬人。头半辈子总是磕磕绊绊。”列车长洪瑛明显地赞成我的意见。

“你们城里人可真麻烦，不就是起个名吗？咱乡下人可没这么多说道，咱就知道政策不让多生孩子，俺就这一个宝贝孙子，起上个小丫头的名字，好养活呢！”蹲在厨屋的田贵冷不丁地冒出了几句话。“呆着你的！”修敏毫不客气地把田贵顶了回去。

风华一仓田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青和“玉叶”珠宝行兼“王叶”歌舞厅

老板宋喜来到修敏家，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李青把他带来的电动玩具变形金刚放到床上，这东西便自己走动起来，金刚眼睛里的两只小灯泡一闪一闪，把修敏的小孙子吓得直往奶奶怀里拱。倒是我和李青家准备高考的孩子如获至宝把变形金刚放在了地板上，变着招儿地玩出了花样。两个高中生的笑闹声几乎把修敏家的房盖给拱开。李青冲着我和宋喜一撇嘴说：“瞧见没有，同样是十八九岁，他们玩的是变形金刚，咱们却扛的是锹镐锄杠，太不公平啦！”宋喜说：“想不到著名的大企业家也会这么小肚鸡肠的，这就叫命里该然，你要是晚托生个四十来年，本老板一定买上十套变形金刚，叫你玩个痛快！”这两个人除了不聚，聚到一起就互相揶揄抬杠。宋喜带来的礼物是一套全带挂儿的白银首饰，有挂在脖子上的长命锁和手镯脚镯之类，洪瑛见丈夫吃了亏，立即搭茬帮腔。“宋喜呀！你要是晚托生四十来年就更好啦，我在北京给你买上 365 个胶皮奶嘴，一天换一个地喂你。”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没办法的事儿，老知青们到了一起，总能侃出一点儿带野性的农家味儿。宋喜吃了个大亏刚要反击，他腰间别着的那个“蚰蚰”叫了，宋喜忙打开手提回话。听起来，像是他手下的雇员在请示什么。关上手提，宋喜说：“针鼻大点儿的事也要报告，现在这茬子人怎么一点儿自立精神都没有啦！”我说：“谁让你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啦。不过，你的那些雇员是不是平素给你管束得太严格了些。”“不严格不行呀！有些人，你给点阳光就灿烂，都是些挣一个花俩儿的手。”这时，李青的“蚰蚰”也叫起来，他顺手抓过宋喜的手提回话。我听得出来，对方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说不定又是他的几位官员或厂长朋友，邀他去“哗啦啦”摆方城，再不就是约到哪个大酒店去撮一顿。果然不出所料，李青带着手提到外边去了。洪瑛向几个女伴挤咕着眼睛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这差褚国梁和黄薇夫妇没到。

.....

修敏一家人白忙乎了一早。

宋喜不由分说，把我们统统塞进了“子弹头”豪华小客车。鸣地一声送进了玉叶歌舞大餐厅。

一尊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大厅的正中央。光润的玉石质地与精湛细腻的刀法,将一个侧卧着读书的少女活脱脱地推到我们眼前,少女凝眸的眼神深深地凝聚在手中翻开的教科书上,两条粗粗的辫子搭到了肩头。这是病中的冷玉叶,援朝大院合影照片上的又一个小丫蛋,宋喜为这座雕像的画稿公开在省报上发了征稿启事。最后又同被他选中的画家经过几夜长谈,反复修改后才送到了远在浙江的一家美院。开业典礼那天,当揭去盖在雕像上的金丝绒时,所有的嘉宾都不由得“呀!”了一声,以至忘了热烈鼓掌的起码礼节。

“老爸!她是谁呀?”女儿在我身边专注地看着塑像,突然发问道。

“她是一个酷爱读书,酷爱生活的姑娘,是爸爸的同学,你应该叫她冷阿姨。”

“老爸,这位冷阿姨我怎么没见过呢?”

“冷阿姨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生怕女儿深问下去,赶快离开了塑像登上了楼梯。

等人是一种生命本体的磨损。

纵然有镂花的红木桌椅显示着豪华富贵;爱神丘比特悄悄拉开了弓箭射向维纳斯;亚当和夏娃在蛇的教唆下,第一次学会了使用遮盖布;有圣母玛丽亚与带翅膀的小天使们聚在天堂里的笑声,这间充满异国情调的红玫瑰雅间依然无法冲淡苦苦等人的烦躁。

宋喜的手提高速运转,他和李青两个轮流给褚国梁家挂电话,对方的电话却总是回以盲音,褚国梁一家迟迟不来,我们自然会有种种猜测。

“褚局座自从下海之后,实在是难得再见上一面了,听说他家里安上了两道防盗门。每次来人,都是黄薇先隔门问话,没有紧要大事她是不肯给开门的。”李青曾是褚国梁的属下,对此深有感慨。

“我听说国梁在位的时候,登门求他办事的人不少,黄薇先从防盗门上的猫眼儿往外看,看来人携带的礼物轻重,才决定开门纳客或是拒之于大门之外。”我随便地接上了一句。王晓翠瞪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少在背后议论老同学的长短。宋喜神秘兮兮的说:“国梁搞的那个高科技发展公司势头不小哇!在省内外集资了近一亿元,还有南方来的那些建筑

施工队的头头门,把民工们挣命赚来的钱都投进去了。”“我有点儿担心,30%的高息,这在全世界都没出现过,国梁又没有像样的实体,到时候他拿什么去兑现呢?和国梁谈过几次,他都说手下那把子人正在研制什么提取植物高蛋白先进设备,已经把专利权拿到了手上。”李青曾经带职到经济管理学院攻读了两年,他的话听上去分量很重。

等人的滋味纯是一种难忍的煎熬,总得想点办法消磨时间,幸而我的从小就爱登台献歌的女儿有了好主意。

“老爸!咱们拉歌吧!”她隔着雕花墙板与我通话。女儿话音一落,几个小字辈便噤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好主意!现成的卡拉OKMTV为什么不用?我这里的音响设备是第一流的,中外名曲应有尽有。”宋喜让梳着蓬蓬头的小姐抱来了一摞子点歌单。

王晓翠显得活跃起来,她隔着墙板和女儿对话。“林笛,你们要是唱不过我们咋办?”女儿说:“我们认罚吧。”王晓翠说:“你们要是输了,妈妈罚你把自己昨天换下的衣服洗干净。”“行!要是你们输了呢?”女儿隔着墙板反问,“我们要是输了,妈妈就替你老爸喝一杯白酒。”王晓翠说话办事是绝对认真的,对女儿的事更是言而有信,她边谈边看点歌单。早已从那一摞子歌片中找到了带农字的民歌。

悬挂在头顶的平面直角大电视机忽地亮了,屏幕上翻涌着滚滚麦浪,绿洲上银镰挥舞。一支曾鼓动着我们向地球开战的曲子把老知青们撩拨得心里痒痒的。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挺直了身子,放开了喉咙。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小字辈们用《潇洒走一回》与我们对阵。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愣是想起在兴隆沟三伏天拔麦子时麦芒扎在粘乎乎的胳膊上又疼又痒的滋味儿。

“背起行囊城市已在远方,对你挥挥手心中的感觉依然神伤……”小字辈永远找不到我们在歌中的感觉。呵!难于填平的代沟。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穷山恶水不可怕呀，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MTV 根本没法制作出来的这首老歌，被我们几个老知青给翻弄出来了。地道的无伴奏清唱。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小字辈诚心想吊我们的胃口。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唱这支歌时，李青忽地站起来，用并不优美的姿式打着拍子，这支歌重复唱上一百遍，他会同样地激动一百遍。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又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好厉害的小字辈，竟然用《小芳》来反击。我看见宋喜的妻子淑兰眼圈儿红了起来。李春波这个从没和车老板睡过觉的毛头小子怎么鼓捣出这么一首歌来呢，听一千遍也不腻歪。“老爸！你们那边怎么不唱啦？”女儿敲着墙板在挑衅，我们这些人面面相觑，喉咙像是粘住了。

“问天问地问太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高高的白桦林，有我的青春在流浪……”又是知青歌曲，时下恐怕连盒式带还没进入市场，小字辈们唱得有滋有味又有情，我们输定了。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一个，好像是多余的……”

小字辈们一定是带着胜利的微笑来痛击老爸老妈的，他（她）们又拍巴掌又敲桌子，就像是从西双版纳走出来，去寻找着生育了他们又欠了一笔孽债的爸爸妈妈一样。尽管我们这些插队知青，还没有酿出《孽债》那样的一杯又苦又涩的酒。

隔壁的歌声突然嘎然而止。

我重重地敲了一下墙板，“喂！接着唱呀！怎么不唱啦？”“爸！你们快过来！”女儿的声音相当急切。发生什么事啦？我们拉开了房门直奔隔壁。面对我们的是一双呆滞无神的大眼睛和一张苍白得像薄纸般的脸庞，这是褚国梁的儿子褚天舒。“天舒，你爸爸妈妈怎么没来？”我把这个在高中当团支部书记的孩子拉到了身边。天舒用眼睛呆呆地看看我，

又看看李青和宋喜,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爸……妈……都死了……”“你说什么?”我们都惊得跳了起来。“爸……妈……被坏人杀了……”这孩子说完,一头昏倒在我的怀里。

“快!快把天舒送到医院去!”我显得手忙脚乱,洪瑛背起褚天舒朝楼下跑,李青赶快跟了上去。

褚国梁从援朝大院举家迁出后,住在了南湖之畔的英才楼里,英才楼是风城市政府为了振兴本市经济广招外地人才建造的高标准住宅楼,不料诚聘英才在首都各大报连登半月新闻发布会在几家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应聘者却寥若晨星。许是人家一听说这地方一年四季刮大风的缘故罢,无奈何才让本市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住了进来。

宋喜开着他的凯迪拉克载着我驶出老北站,一路穿街走巷频频按动喇叭,还无所畏惧地闯了一次红灯。即使在穿越一条路边没有摊床的市场街时也没有减速。

英才楼的四周布满了刑事警察,围观的市民远远地站到透视墙外,我和宋喜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进了那道设有收发室的门前,被一个满脸稚气的小警察不客气地挡住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小警察带着直晃眼睛的白手套,在我的眼前挥舞了一下。“同志,请你客气些,我是广播电台记者!”我掏出了绿皮记者证。“记者也不准妨碍执行公务,这是凶杀现场。”小警察声色俱厉。宋喜挤了上来,朝小警察拱一拱手说了句:“爷们儿,给个面子。”于是奇迹发生了,小警察竟廉恭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两副担架抬下来了,雪白的布罩严严地遮盖着死者。斑斑驳驳的血迹浸透了出来。围观的人一阵躁动,宋喜一步抢上前,揭开了布罩。啊!褚国梁,他的那双进入成年期后灼灼有光的明亮的眼睛呈半睁半闭状,原本瘦削且又颧骨突出的脸颊蜡黄蜡黄,该是流血过多之故,他的平素轻易不启齿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有话要说……我揭开了蒙着黄薇的布罩。我只想看看她天生便很娇媚近年又刻意修饰更显得楚楚动人的面庞。这张俏丽的脸颊上曾经深深地印过我的吻痕。果然已经走入另一个世界的她依然动人,紧紧闭合的双眼上画着均匀的眼影,淡淡的涂一

层胭脂的脸颊还是那样红润，涂过唇膏的小嘴儿看上去仍像熟透了的草莓……黄薇呀！在同一人生起跑线上的你和褚国梁，为什么竟会这样匆匆地告别我们走了？黄薇同学你真的要在黄泉路上苦苦地跋涉上八千里路，去登望乡台远望生你育你的援朝大院了？我的眼睛湿润起来……

——满载着红卫兵和旅客的客轮溯江而上，在昼夜喧嚣不止中向古渝州城进发。这是打破一切等级观念人人必须标榜自己革命的年月。江轮上二等三等四等舱位全都变成了五等散席。我奇怪的是平素看见我们从身上捏下一个虱子来都会吓得蒙上眼睛大惊小怪的黄薇，竟能甜蜜地睡在连续7夜不曾脱衣睡觉的我与一群满嘴烟气缠着蓝布包头打着赤脚的川农中间，广播通报说江轮的前方将要停靠丰都港了。我一直在幻化着鬼城模样。揉揉干涩的眼皮，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小时候在修爷的小人书店里看成套的《西游记》连环画，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途经九妖十八洞，唐太宗魂游地府，刘果老顶瓜进献的那些事体都记个滴水不漏，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城隍土地、判官阎罗，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幻化出来。时下正在横扫人世间的牛鬼蛇神，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风城街里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剃了阴阳光的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同《西游记》里的凶神厉鬼们联系在一起。早就听说长江边上有座鬼城了，正该游上一游方不虚此行。“啸虎，你怎么起来啦？”黄薇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脊背上。“黄薇，轮船要停靠丰都港了，能停一个钟点呢，咱们上岸玩玩吧！”“有什么好玩的呀？”“丰都城是中国有名的鬼城，还记得《西游记》吗？那里面就写了鬼城的事儿。”“是吗？那一定很有意思了。”黄薇高兴地坐了起来。

我俩背上了洗得发白的黄书包，在衙门口码头上岸了。长江上放着大雾，丰都城被裹在层层雾霭之中，难见它的庐山真面目。太阳迟迟升不上来，鬼城的清晨像是黄昏。几盏老旧的路灯摇曳在石板路上，街西侧的古老的房屋又黑又暗，房檐上翘起尖尖的在关东的庙寺中才能见到的觚吻，怎么琢磨也有点儿鬼气氛氛的。黄薇紧紧地捏着我的手，走了一会儿，我的手心都给捏出了汗。“啸虎，咱……回去吧！”她的声音带点儿颤抖。“怎么？你害怕啦！还没到地方呢，真没出息！”我下意识地

捏了一下她纤细的手指。“不许说我，”黄薇抡起小拳头打了我一下。在丰都港下船的乘客不多，街上只响着零零碎碎的脚步声。江上仍在放雾，拉开了距离的人们谁也看不清谁。我便想刺激一下黄薇脆弱的神经了。我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阴间的恐怖，讲起了天子殿上那种威严，讲起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十八层地狱，也把援朝大院里修爷讲起的老北站土地庙的故事掺夹其中。我告诉黄薇，在阳世上做尽坏事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阴间都给他记着帐呢！褚国梁领红卫兵扒掉的小土地庙，在破四旧之前，老北站哪家死了人，他的亲人都要到小土地庙去“报庙”烧纸钱纸牛纸马纸人。其实这小庙还是挺灵验的，报了庙的人家很快就能看到死者来托梦了，告诉家人放心吧，他到了阴间后搬进了什么地方的新居与先走的亲人见了面，一起过上了舒心日子。小庙里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专能惩治阳间的恶人。日本鬼子统治风城的年月，咱大院住个日本鬼子叫黑田，是铁路机务段的领班，整天拎着根套了胶皮的棍子，看见哪个中国人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胖揍，好几个中国工人都叫他给打残废了，这下子可把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气坏了，这老两口子开始核计怎么收拾黑田了。单说有那么一天晚上，黑田在风城街里喝醉了酒，沿着铁道往机务段回走时途经小土地庙，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个鬼卒一前一后地拦住去路，俩鬼正是牛头马面。拿一条铁链子往黑田的脖子上一套，便把他拉到了土地庙里。这时，在黑田的眼里昔日仅能摆一张供桌的庙堂突然变成了宽敞的大殿，殿里灯火通明。二鬼将黑田按跪在地后，坐在正中的土地爷爷将手中的拐杖向桌案一拍大叫一声：“大胆黑田，竟敢无端殴打我中国工人，老神奉地藏王之命，特来审你，还不快将所造罪孽——招来。”黑田抬起头来一看，我的妈呀！这大殿两侧站的都是哪路毛神哪？穿黑袍的，着白褂的，红头发的，绿头发的，人身长着马脑袋、牛脑袋、鸡爪子、羊蹄子的，一个个冲着他龇牙咧嘴，嗷嗷怪叫，把个黑田吓得酒也醒了，魂也没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一位穿红袍的判官，手捧生死簿大声宣判：“查倭寇黑田一郎生性残忍、灭绝人性，在中国风城机务段殴伤中国工人17人，其中竟至终身伤残者6人，判黑田损阳寿三纪！”等黑田抬起头来才知道自个儿就跪在小土地庙里，面前正

供着那两尊用木头雕成的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黑田回去之后就魔怔了，咋治也治不好，当年就死在了回国的轮船上……，在这雾沼沼阴森森的鬼城路上连我这个编故事的讲着讲着都头发茬子发竖，黄薇反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我问她：“黄薇，害不害怕？”她却从后面偷偷抱住了我，歪着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嘣虎，我听了一点都不怕，有你在我身边呐！”

川江的雾霭聚结起来又重又浓，把整个天地都推入了迷离混沌之中。这雾散逸的速度却也极快。走出丰都古城时，只觉得眼前的雾霭悄无声息向上一跃，便把城外一畦畦正抽穗的稻田闪现出来，又向上一跃，浓雾变得又轻又薄，天与地之间便轮廓分明了，那雾后来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速地向上空飘逸，把一座看上去并非十分峭峻的平都山推到了我俩的视线中。进了山门便见登山的石阶，我们加快了脚步。几位拖着关东口音的红卫兵战友像是在大雾中刚刚游览过前面重重迭起的楼台亭阁，一脸沮丧赶下山来。见我俩还在兴致勃勃地向前攀登，便大声嚷嚷道：“喂！别上去啦，上面只有那么几间空荡荡的破房子，里面的东西都砸烂乎了。”我听了心里一惊！怎么忘了鬼城的红卫兵也食人间烟火，他们在大破四旧的革命浪潮中也会冲锋陷阵，鬼城难保给砸成一堆瓦砾一滩烂泥抑或是一堆粪土了。“那咱们不是白来一趟了？”黄薇撅起了草莓般的小嘴不高兴了。“真的不骗你们，上面没啥好看的。”东北老乡说完，走得更快了，泊在衙门口码头的江轮离启航时间早着哩，我感到左右为难了。目送过东北老乡后，我抬头看见不远处有一座黑白色相间的的塔楼，这大概就是船上有人说过的望乡台吧？人家说望乡台坐在船上就能看得见，塔楼的脚下正是波涛滚滚的川江。

为了不败黄薇的兴致，我俩加快脚步，扶着木楼梯，登上了这座老鼠絮窝的望乡台。我们站在窗口朝远方看着，除了密布天空的浓云并没看出子午卯酉来。“为什么叫望乡台呢？”黄薇问。“听修爷说，人死后进鬼城之前，都要先站在这里望一望家乡，然后才到阎罗殿去报到。”“是么！鬼城离咱们风城那么远，也能看得见吗？”“我想能吧！”不知道怎么随口胡诌出这句鬼话来。“我听说人早晚是要死的，嘣虎，我要是早死，就站

在这儿朝老北站望，一直望见你再去鬼城报道。”黄薇忽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怪念头。“不许胡说！”我拉着她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望乡台。江中，招呼旅客回船的汽笛响了。

第 二 章

褚国梁的生命之火在他的少年时代曾濒于熄灭，是援朝大院里的小伙伴们把他从鬼门关前强拉回来的。

在6亿5千万中国人同时挨饿的岁月里，风城数十万大人小孩的肠胃也变得空前强健起来了。荒郊野外曾是千人踩万人踏的马蛇菜、车轱辘菜、婆婆丁什么的早就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垄台垄沟里曲麻菜、“大脑瓜”还会轮到城里人名下吗？那东西刚从解冻的泥土里拱出来，便被庄稼院的孩子挖个溜光蘸着大酱送进肚里去了。最可怜的是老北站铁道帮上的几株榆树疙瘩刚刚挂钱儿，便被人连同嫩叶一道撕掳个干净。打远处看几株枯枝老树在黄昏中抖抖索索，像是被剥光了衣裳的干瘪的老太婆，搭了窝的老鸽也不敢落上去了，说不定铁道坡上早有大人孩子举着汽枪或是拉弹弓在朝它瞄准哩。有人命中一只，回家炖在锅里，说味道胜过了“沟帮子烧鸡”。

援朝大院里的孩子都在读高小五年级。面呈菜色的语文老师讲桌前高声朗读课文：“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米粮。”哇呀！真要是那样可就美出鼻涕泡来啦，地里都是能焖饭能捞饭能值粥的米，装几袋子回家还能再挨饿吗？一阵天真烂漫的遐想勾起了三尺垂涎直咽唾沫老肠子老肚子打起架来。老师叫：“林啸虎！”“到！”“褚国梁同学怎么没来？”“报告老师，不知道！”“你们援朝大院的几个学生中午到他家里去看看！”“是！老师。”老师的目光迅速地扫过了分坐在前后左右的李青、洪瑛、宋喜、冷玉叶、修敏、黄薇与王晓翠。

褚国梁病得起不来炕了，他周身浮肿得几乎脱相。手脚大腿胳膊伸出来像发面馒头，按下去就是一个深坑。两眼也睁不开了，只能从他困